

威爾基在中華國



獨立出版社印行

威爾基老中

獨立出版社印行

版 權 所 有						底 本 在 中 國	
經 售 處	印 行 者	校 對 者	編 者	獨 立 出 版 社 資 料 室	元	重慶 奎閣寺四首	重慶 奎閣寺四首
重慶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 廣益街二十三號	重慶 正中書局 重慶 中二路二一〇號	重慶 奎閣寺四首	重慶 奎閣寺四首	重慶 奎閣寺四首	重慶 奎閣寺四首	重慶 奎閣寺四首	重慶 奎閣寺四首
角 五 元 六 價 實							

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初版

經售處

印行者 獨立出版社

校對者 邱 岩 元

編者 獨立出版社資料室

底本在中國

角五元六價實

目次

秋高氣爽來佳賓……………

介紹歐陽孟先生……………

爲民主國勝利而歡呼……………

對於中國的願望……………

游安昌里的旅程……………

走進了中國的大西北……………

溫懷文 就在重慶……………

巡視中國戰場……………

目次

三四

一八

一七

一

六

五

中國是「非」合國」的輩天柱

五七

友善的懷恨

六四

向物「合國」之途適遇

六七

祝威「合國」先生歸程安適

八〇

附錄

威先生行程日記

八二

實主語錄

八九

[illegible]

寶慶的深絳向來是陰霾的，那是整片的霧罩的開端，在一九四二年却發價地從九月終到十月初旬大大晴朗了一陣。這一陣晴朗的由來，有的人說是因為一位佳賓的蒞臨。這位佳賓從遙遠萬里外給中國帶來了熱烈的熱情，中國也以同樣的熱情來接待他，天鵬入化，重慶就被樹地濕了十多天晴朗的深秋。

中國數千年來好講兆瑞和符瑞，自然，那朝時代現在已變成過去，不過像這一次那樣巧合而瑞，測算是以附加這位佳賓而臨臨各方的歡娛。

我們所說的這位佳賓，就是這次代表美國羅斯福總統，偕同加緊聯合國團結和勸導破反侵略力量的戴夫萊特海倫及土耳其、伊朗、巴爾斯坦、伊拉克、莫斯利、吉比魯夫而來到中國宣講國際關係先生。對於這樣佳賓，我們將在座談會中把一些粗的生

介紹威爾基先生

的遺產。

這個家庭的法律的傳統，使溫白爾威爾森從小就勇敢仗義；幼年時的辯辯，更爲他以後的政治生涯預備了雄辯的高才。當他在大聯盟賽時，那時他正充當他父親的助手，他常挺身爲勞工辯護；在上次大戰時美國的遠征軍中，他被選爲威爾森上尉，是軍事法庭上軍士們勇敢的辯士。溫白爾威爾森現在是妙語風生的；他是一個成功的律師，也是一個偉大的實業家。這一切，有一多半得之於家庭的背景——這種背景在他體內培育成的習慣和才德。

老威爾森是一個堅強而誠實的工作者。據說每天清晨，和他的起身同時，他總是高聲吟誦着「一支老調」：

「別讓鮮蟻鳥兒擅美於前，

而我們却把時光虛擲；

趕快起來工作！

把一天的職責完成。」

在這些簡短的诗句間洋溢著的是樂觀，是積極，是希望和努力！由於他自己的病，他授予了他的子女們一種「懶惰即罪惡」的信仰；而恆久的樂觀，更使他們每個人都有了一個幽默曠達的懷抱；他們都漫無困難，都不曉得沮喪為何物。

有一個故事敘說老威爾基怎樣訓練他的子女們自立。一年夏天，溫自爾威爾基——以後我們要簡單地稱他為威爾基了——弟兄們有幾個剛從中學畢業，老威爾基要他們去當一個鎮上進大學。臨臨此時，他給他們每人一張單張的火車票，告訴他們說：「在開學以前，你們自己去想法子度日吧！」一種自給自足的生活從此就在威爾基的弟兄們開始了。他們不僅想法子度過了開學前的日子，而且用半工半讀度過了在火車的大部時期。威爾基弟兄們到現在還常談起這一段經歷。他們在感謝他們的父親之餘，常說：「從此我們纔獲得自立。現在就是你要我到烏拉爾山去幹差使，我絕毫無忌憚！」

老威爾基沒有忘掉他的子女們需要豐滿純潔高尚的靈魂。在一個家庭裏，聲音是一種最可愛的時間。當大床都從冗長的工作中脫出身來時，在柔和的燈光下，各人都沐浴在

自己最安適的地位，老威爾基就開始贈送一些古典的幾近代的名著。他不停地用講調和靈感沃灌並影響着他們的心理。他的精確的答覆使他的子女們每個都成爲廣博的閱讀者，他們熟讀古今作家的名著，涉獵各種他們所得到的歷史和傳記，使他們的靈魂廣闊而高尚。

老威爾基是民主政治的熱衷的情懷，他深信民主政治是人類最完美的政府方式。在他的策議，有時也參加有外來的親朋，常提出政治問題的討論。老威爾基在這種場合總是多言的，他的子女們總也是熱心的發言人。這種幼年生活給予了威爾基以培育民主思想和政治興趣的深厚的根源。

從他的母親那裏，威爾基承襲了一個堅毅的意志。鑑於在他母親墓碑上的諒文中，有「行蹤地」……永久爲不可磨滅的意志所激勵。一個個海枯石爛而又多子女的家族是不易支持的，更爲難得時常參加社會活動，而老威爾基的丈夫和子女們常帶出一個體面的家庭，使他的子女們在家庭裏受到良好的陶冶，因而專心致力於學業和社會事業，和在政治

開會講話，像海內外的其他經過他的教授。在來華後的一次成都學生的演講中，他說：

「一個人總難免有成見和偏見，而講義式的向學生演講，多半是不大正確的一。」

「依照過去的經驗，我是最厭惡的是有種人在社會上工作了很久，一旦遇到某種的學生說：你們向着我學，做我這個樣子，就夠了。另外有一個人回到學校，又裝模作樣的說：對於我，一切都還差事，任何事物我都是無經驗」。他反對條條式的教育，也反對虛偽的或式斷的講義。在另一次先後向沙坪壩幾個大學的演講中，他又說：

「在這學時代，我並不願意聽老人們說許多嚴重的話。……在學校裏，我一向不大愛聽教職員們的『好話』。他建議了一個十足代表他求學時期強硬或性同有趣的故事。他說：

「當我在法科畢業時，許多法官、律師、和學生都聽了話，我也被選代表大四同學講話。許多同學都講大事，而我所講的却是法學院如何不好，並應如何改革。講完之後，還我的人都熱烈鼓掌，我也感到非常愉快。但後來學校沒有發文憑頒發給

我，我又非常悲哀」。

威爾遜在一九一三年畢業印第安那大學，得文學士學位。後來在堪納斯州當歷史教員。他從小就是一個歷史學的愛好者，對於南北戰爭前後美國南部經濟狀況的變遷，他尤有深到的研究。一九一五年他又回到印第安那大學，讀法科。一九一六年得法學士學位，律師試驗合格。他的律師生涯從此開始，最初還是位老威爾遜律師的助手，後來獨自立門庭。一九三八年他得到名譽法學博士的學位。

威爾遜是在家庭裏造成的正義感帶進學校，也帶出到社會。在執行律師職務上，他是一個堅強不屈的社會道義的鬥士；而對國際間，則自始就痛恨侵略的武官。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一九一七年美國因德國不許中止潛艇政策，對德宣戰。在徵兵廣告發表的第一天，威爾遜就報名應徵，他當時當過「憤激武官，但願出投軍，並向威爾遜總統表法援作犧牲。在威爾遜的悲憤中，他並註明：

「在我們國家參加第一次大戰的時候，舉國人民都高聲疾呼，熱烈歡迎，我很高

與俄入俄。其最大的原因，就是美國當時總統向俄國，我們這一次參加戰爭，是爲了民主自由的權利而戰，是爲了全世界人類都得到自由和締結盟約」。

我們在這裏順便提到一個插曲，這是一個戲劇式的插曲，它是以許多威爾遜一貫的樂觀進取的作品。當他應徵投軍時，他正在和布文圖書館保管委員會的一個女職員愛迪斯萊爾克小姐戀愛。威爾遜抓住了入伍前的餘暇，開口向萊爾克小姐求婚。他的求婚成功了。雖然那時天下作樂，一連好幾天大風雪，但他既經他們的婚禮延遲了兩天，當着三天風雪停止時，他還是帶着她的新娘到教堂去舉行了婚禮。據說當他們走下車來時，他們所帶的一束鮮花，已經滿是冰雪了。

參戰剛開始，威爾遜繼續執行他的律師業務。有一時他曾當過俄國亞克琉埃一個橡皮輪胎公司的法律顧問。他的業務是那樣成功，他所受理的案件常得到勝利，以致在他自己組織律師事務所後不久，就引起「聯邦南方公用事業公司」總經理考伯的注意。一九二四年，考伯將威爾遜委任他的公司的法律顧問；一九三三年，威爾遜就繼考伯而接受了

這公司的總經理職位。

威爾基自從一個律師轉而從事商業，他的前途展轉了一個全新的局面，因為他雖然是「一個純粹的商人」，但他却實實「懂得商業」。當他說「聯邦南方公用事業公司」的總經理時，這公司已有一千萬美元的資產，所經營的公用事業範圍極廣，從「邁爾斯南方的十一州中，服務於這公司的系統之下的職員有幾萬萬人。在威爾基的支持下，該公司度過了經濟大恐慌後的艱難時期，而且事業已有一日千里的發展。

恐慌後的低潮時期，因為社會購買力沒有恢復，百業都蕭條不振。威爾基在當時，所用的經營方法，是一種低價格，以刺激消費」。以他所經營的聯邦南方公用事業公司系統下的田納西電氣公司而言，由於他採取減低價格多招用戶的好方法，結果，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〇年，減低了百分之四的電法用費到百分之四十一。同時則增加百分之八十三的用电量，使他同公司的電費收價，在當時是美國最便宜的價格。

威爾基關於政治活動的時期很早。其先他加入民主黨。在一九二四年時做過民主黨

全國委員會的代表。一九三二年大選時，他是羅斯福的熱誠的擁護者，他不僅投了選舉票，而且還曾以美金一百五十元，購買了一張羅斯福新黨發行的股票。不過威爾遜正式開始他的政治生涯，却要到他轉入共和黨以後。

原來羅斯福總統在一九三三年執政以後，隨即以爲大刀闊斧地推行他的新政。因爲要挽救美國的經濟恐慌，羅斯福提出了一種「經濟復興法案」和「政治的國家主義」的口號，想把公用事業重新收歸國營，並限制私人企業利益以維持勞工的福利。

最先當其衝的就是聯邦公用事業公司系統之下的紐約西電氣公司。官辦的紐約西電氣公司想把這公司的權益收歸已有。在這件事變而引起了極大的風波中，威爾遜表現了他的高度的膽材，他的爭論極其激烈。他使社會黨第一次明確他的企業經營方針的價值，和它的社會服務的宗旨。那士羅斯福市長說他的目的乃在於使電力價格以推廣電力為使用。甚至聯邦政府也不得不辭棄他，終於以比最初承諾的代價多出一千萬元之七千八百萬美元的高價，來買得田納西電氣公司的一項權益。

但從此威爾基就迎民主黨脫離（一九三五年）而加入野共和黨的陣營。

在這裏我們不必斷定威爾基時反對羅斯福「新政」，和他的爲維護私營「用事業而爭」的鬥爭，是否值得辯論，但至少就美國傳統的經濟原則言，他是對的。對於他這一次的脫黨行爲，有的人就引爲他視公共利益高於政黨利益的一個明證。在他的一篇評論十九世紀美國政治家許爾登（Chas. Smith）的論文中，威爾基自己也說：

「他（許爾登）早年之加入共和黨，並不在於他感覺民主黨有難與時予他束縛。因爲他說政黨爲增進公共福利其範圍應之施行上之工具。當它不能完成其功用時，他另覓使他得以工作的工具」。

從此威爾基就在公用事業企業家和一般資本家的擁護下，成爲新政的公開的敵人。他把他在企業上應用的經營原則，也引用到政治鬥爭的場合中來。他主張「私營工業能夠促進經濟繁榮，並救濟失業。方法是壓低價格，增加消費，以增加生產，多僱工人」。在一九三六年的大選中，他投的是選舉黨政的一票。